

善在屎尿中

〈司馬光·資治通鑑〉云：「才者，德之資也，德者，才之帥也。」這裡告訴我們品德的重要性，以現代的語言解釋，就是說好的人品是一個人最寶貴的財富，它也是一個人真正最高無形的學歷，與黃金招牌。在這滾滾紅塵中，一個人真正的資本，其實不是美貌，也不是金錢，因為這一些都會在歲月的侵蝕中老去與消逝，只有人品是生活的通行證與心靈最後的依賴，尤其是人心詭譎善變的現代，人品更顯得可貴，但有多少人會記得〈論語·為政〉所言：「德若水之源，才若水之波」呢？

記得在廿餘年前，剛換跑道進入公務機關，在擔任外勤基層社工的歲月中，讓我最難忘的一件事，有一次在資料中，發現轄區內有一個獨居老者，訪視卡上面，已經七年都一直寫著訪視未遇，我很懷疑其真實性，便帶著老者留的地址，去三重找他，可是去到那裡卻找不到地址，更找不到房子，問了附近的人才知道，原來那個地址是一間公共廁所，這讓我很疑惑？怎麼會有人住在廁所，最初以為是資料地址登記錯誤，便問隨行的服務志工，他說沒錯，七年來他們真的都找不到，準備將老者列為失蹤人口，我便請他們暫時不要提報，我仍不死心，每次外訪時都會故意繞過去那裡，並特別注意看有無類似的老者，也在那裡問了很多，就是沒人認識老者，也就這樣經過一個多月，四處找人，就是找不到人住在哪裡？

有一天我突然靈光一閃，問廁所前面賣衛生紙的收費員，他說也不認識有那麼一號人物，但那收費員跟我說廁所裡面住有一老者，不知道是不是？因為不知道姓名，所以都叫他「老會啊」（台語發音，意思是老頭子），我很訝異！就到公廁裡面去找，原來真的有個老者，住在裡面最後一間的廁所，他在蹲式馬桶上面，鋪上一個木架，晚上就睡在廁所裡面，冬天還好一點，夏天暑氣逼人，即便到了晚上，裡面味道真的很難聞，白天他就去附近菜市場，當掃地工人清理垃圾，晚上會幫忙掃完所有廁所，然後就在那個他認為的房間裡睡

覺，那天晚上我下班後，特別過去那間公廁，當我看他佝僂的身軀在鋪紙板，我眼淚都掉下來，第一個浮上心頭的念頭是，如果他是我的父親，那我是一個多麼不孝的兒子啊！

在我與他懇談後，我才知道，原來是老者不想讓人知道他是誰，就用一個假名住在那裡將近十年，難怪服務志工和以前的社工員都找不到他。這個發現讓我感覺到，當一個盡職的公務員是不容易的，如果只想混一口飯吃，如果只想不出事，凡事只要馬虎行事，那日子真的很好過，只果想要好好做事，那真的會累死自己。

隔天回到辦公室，把老者全部資料拿出來重新看一遍，我在資料上看到他有一個兒子，我當時很生氣，怎麼為人之子會這麼不孝順，便依照地址去找他兒子，他兒子住在台北市信義區一戶豪宅，經打聽，才知道他兒子是某醫學中心的名醫，我便透過熟人安排掛他的診，問他為什麼不照顧他老爸，他一付無所謂地說他沒空，問我有什麼病，如果沒病，就不要擔誤他看診，他的時間很寶貴，然後就要求護理人員要打發我走，離開前，我告訴他要安排時間去看他爸爸，並且要先通知我，我要在現場看他們父子的互動，不然我一定要把他的行徑傳給記者，讓大家知道名醫的真面目。

隔幾天他才不情不願的，開著一輛簇新的 BMW，穿著筆挺的西裝去看他老爸，那個老翁看到兒子突然現身眼前，除一臉驚訝外，眼中可以看到一絲淚光，但接下來竟立刻叫兒子趕快離開，沙啞地說：「這個地方太髒了，你穿那麼體面，弄髒了會被妳太太罵，會影響家庭和樂，而且也會被人笑，你有一個這樣的爸爸。」接下來的鏡頭讓我更感到驚訝，他兒子聽了以後，竟然頭也不回的立刻開車離開，那時我心裡在想，天下父母心 實在很辛苦。孝順在他表面成功兒子的眼裡，好像是多餘的存在，在他的心中認定是無意義的，金錢、名位、名車、豪宅才是擠身上流社會的要件，有一個邋邋的父親，簡直是鍍了金膜上剝落的一片漆一般，那不等於昭告大家，他是一個瑕疵品嗎？這怎麼會是他兒子可以忍受的污辱。

等他孩子離去後，我問他是否願意與我談談，他眯著眼淡淡地說（以下以台語發音）：「唉！卡早住屏東，阮囡細漢時，手無三兩力，孤愛讀書，老師兜攏一直交代，卡苦嘛要栽培伊，阮和阮牽仔兩額郎拼死四處打找失頭做，一工一年呷他栽培大漢，一直呷他醫學院畢業，阮兩仔老仔想到佳哉可以清閒啊！心裡就真歡喜。」

「誰知啊！有一工，阮後生突然間回來庄腳，講他要娶某啊！對方是好野人的查某子，講要有聘金呷有面子，拜託阮呷祖產賣掉乎他做聘金，等婚以後對方就會退還，那時陣阮兩仔老仔實在真擔心，怕會是肉包丟狗，後生講祖產賣掉，恁還有厝會凍住，有什麼好考慮欸啦！甘講恁要叫阮放棄這欸好人家的查某子嗎？阮只好祖產賣掉乎後生做聘金，結果親家將聘金煞轉乎媳婦做私傢錢，阮兩仔老仔像啞狗哺黃蓮，有苦講袂出來」。

「矣！誰知啊！格了一年外，後生回來甲阮參詳，叫阮甲屏東老厝賣掉，拿錢乎伊相添到台北買厝，阮兩仔老仔實在祝驚欸！但是只有這地孤子而已，沒挺伊要挺誰，要賣屋欸時陣，阮囡講勿祿驚，厚界搬起來台北呷伊住，恁媳婦很有女德，對恁仔很友孝啦！厝賣掉了厚，阮嘛欸一些行李準備要起來台北呷後生住，那時陣，厝邊隔壁攏來呷阮恭喜，講兒子做醫生，又娶好野人的查某子，恁兩人開始要好命過日子囉！咱庄啊內就恁尚好命！厚界有閒就要回來故鄉撈撈喔！」

「那工，阮子本來講要開車回來載阮，到前一暗突然間卡電話，講伊明啊在要呷人開刀，叫阮兩仔老仔自己坐火車起來，阮雖然有一點失望，但是介工阮還是很歡喜，透早就坐火車起來台北，誰知大都市甲庄腳沒相款，路花煞煞，去到伊家已經很晚了，他們已經攏吃飽啊，阮囡口氣沒好問阮，怎麼不會打電話來，我去載恁啊！結果是伊講錯電話號碼，所以阮攏卡祿通，媳婦一直攏沒出聲，只是走到灶腳煮泡麵乎阮呷！」

「媳婦是好野人仔查某子目頭真高，看阮兩仔老仔穿著很俗，有淡薄啊看不起，連講話嘛攏沒禮貌，每天要上班時，就會叫我們幫忙做掃土腳等家中雜

差啊的工作，叫阮自己煮飯呷，他們都在外面吃飽甲回來，頭先，阮攏以為伊是工做不閒，才在外面用餐，有一工阮查某佬聽到媳婦甲厚生講，恁老母煮東西看起來很拉沙鬼，吃了可能欸破病啦！什麼時陣要叫他們回鄉下腳啦！」

「查某佬那暝在房間細聲甲阮偷講，泪水甘那水道頭流袂停，隔轉工，阮等後生恁尅阿某去上班，阮兩人就甲帶來衫褲欸欸呢，來三重埔租一間矮擠擠舊眷區欸厝，因為帶來欸錢已經開袂了啊！阮兩人嘛沒專長，又閣年紀大啊！阮都去菜市掃垃圾啊，查某佬就去撿紙箱和鐵罐去賣，兩人常常飽一餐夭一餐，有時人看阮兩人可憐，欸施捨一些東西乎阮，那年寒天，查某佬因為身體本來就不好，凍袂條寒流，在一欸暗暝，就放阮自己回去蘇州啊！阮只好甲身區存欸錢，簡單甲伊後事唉！阮查某佬是怨死欸啦！伊要死欸前鬼工還攔甲阮講，生甲這欸後生實在很毋值，死嘛沒甘願，在庄腳住好好，害咱來這受風受雨。那時伊要娶有錢人的查某囝，阮就很躊躇，因為一定歹款待，咱欸乎人看無目地，果然無錯啦！後悔也無路用。莫怪古早人在說，寵子不孝，寵豬涯灶。今日欸甘苦，攏是甲治做得來欸，怨嘆嘛無效啦。」

「查某佬在生時，後生攏沒來找過阮兩人，有一工，在電視面上，看到後生在講話，甲知啊伊是有名的醫生，但是誰知啊伊對父母是按呢，查某佬往生出山那工，伊講有公事沒閒，連囝仔啊嘛沒回來，媳婦攔卡免講，唉！没法度啦！有錢人的查某囝攏嘛卡嬌啦！咱都窮，就要看人哋頭面，唉！阮就要認命認份過日子，麥想就好了啦！現在還會凍做就加減做，總有一工，阮查某佬哪不甘，就要來牽阮回去啦！只要看乎卡開了就好啦！」

「辦了查某老哋喪事了後，我就沒錢好租厝啊，只好搬來這住啦，雖然沒衛生，但是免錢啊，我嘛沒面子回去屏東，卡免乎人笑，所以我就甲手機攏切掉，加弟一人那無魂野鬼，過一工是一工啦！真悲哀喔！今啊日那麥你找伊來，我已經七、八年嘸看過伊囉！卡早常聽人在說，父母疼子是長流水，子啊想到父母像樹尾列搖風，唉！後生這世人做阮哋囝，應該是阮兩仔老仔上世人欠伊哋啦！這世人還還伊，祈求後世人麥攔相欠就好啊！」

「唉！阮庄啊內攏講就阮兩仔老仔尚好命！社工先生請問我按呢甘有算好命。」（以上台語發音），我聽了心中一陣酸楚，答不出話來。

後來我要幫那位老者申請急難救助，卻被他婉拒了，他說他還有能力可以賺一點錢，把那一個機會，留給比他更辛苦的人，在一剎那，我好像看到一尊菩薩站在我面前般，是那麼莊嚴也那麼慈悲，在那段社工生涯中，我看過很多苦難的人，他們會把自己的尊嚴丟掉，大演一場苦情劇，只是為了爭取一點微不足道的金錢，但是這一位老者，他卻願意放棄一個可以領到錢的機會，在那麼苦難的環境中，他還會想到幫助別人，真的讓我很敬佩，記得德雷莎修女曾說：「我們不都能做偉大的事，但我們都能用偉大的愛做小事。」，我在這名老者身上看到這個偉大的愛。兩年後這位老者，也是在一個冬天的夜裡安然往生，他出殯的那一天，他兒子說已安排要幫患者開刀，沒有辦法來參加葬儀，媳婦跟孫子也當然沒有來，只有我帶當地的服務組長兩人，到靈堂幫他送終，場面淒涼，讓我非常感傷，心中想的是有子如此不如無啊！

生命本身是一個過程，但卻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呈現，如何讓生命活出美麗，活出尊嚴，捨得這兩個字在生命中如何去實現，放下要有什麼樣修為，才可以在艱困環境下圓成，我想除了需要有歷練與智慧外，更要有一顆善良的心。而孝順這個已漸為年輕一代視為無物的美德，應如何重建，已成為另一個大家要深思的課題了，文中這個故事讓人想到品德教育的重要性。